

# 近代汉语研究

胡竹安 杨耐思 蒋绍愚 编



商务印书馆

JÌN DÀI HÀN Yǔ YÁN JIŪ

近代汉语研究

胡竹安 杨耐思 蒋绍愚 编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717-8/H·254

---

1992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66千

印数 2300册

印张 15 1/4

定价：5.40元

## 目 录

- 弁言.....严学窘 (1)
- 近代汉语的上下限和分期问题.....胡明扬 (3)
- 从“顷”字的模糊义说到“反训”说不能成立.....周定一 (13)
- 俗字研究与俗文学作品的校读.....郭在贻·张涌泉 (25)
- 《敦煌变文集》校读小札.....陈治文 (32)
- 评郑振铎序本《水滸全传》的校勘和句读.....胡竹安 (66)
- “治鱼”补说.....刘 坚 (77)
- 《戏曲词语汇释》释义商榷.....龙潜庵 (85)
-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口语词.....蒋绍愚 (94)
- 元曲语词解诂的几个问题.....宁希元 (112)
- 《夷坚志》语词选释.....王 镔 (123)
- 敦煌变文语辞校释.....项 楚 (136)
- 《西游记》中淮海话色彩述要.....颜景常 (144)
- 变文词语札记.....袁 宾 (155)
- 《五灯会元》词语校释两则.....张美兰 (170)
- 对《警世通言》中冯梦龙作品的窥测.....(日)佐藤晴彦 (173)
- 宋元江西词人用韵研究.....鲁国尧 (187)
- 《五音集韵》的“重组”假象.....宁忌浮 (225)

近代汉语中表示动态的助词“得”(的)·····	白维国 (235)
处所词发展历史的初步考察·····	李崇兴 (243)
《搜神记》中的趋向补语·····	刘丽川 (264)
魏晋南北朝期间的动词时态表示法·····	柳士镇 (271)
试论《红楼梦》中的把字句·····	钱学烈 (283)
《老乞大》《朴通事》中的一些语法现象·····	孙锡信 (293)
《水浒传》的主语问题·····	许绍早 (307)
动词后的“着”及其早期历史考察·····	俞光中 (325)
《朱子语类》中几种介词提宾的句式·····	祝敏彻 (337)
近九年来近代汉语语音论著简目·····	杨耐思 (343)
编后记·····	胡竹安 (351)

# 弁 言

严 学 窘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关于近代汉语的研究受到了语言文字工作者的普遍重视。这不仅是因为开展完整的一体化链式结构的汉语发展史的研究工作需要近代汉语研究，而且是因为跟近代汉语密切相关的语言学其他领域，例如音韵学、训诂学、语法学以及现代汉语溯源、古代汉语究流的工作都迫切需要近代汉语研究相配合。而在这方面，过去作得相当差，基础很薄弱。所以，近代汉语的研究应该加强。

一九八五年，由华中工学院中国语言研究所（现改为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发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近代汉语研究室和其他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年的筹备，于同年五月二十一—二十五日在武汉市华中工学院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近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研究机关和高等院校从事近代汉语研究的代表二十多位。会上宣读和讨论了二十多篇论文，开展了有关近代汉语研究的信息交流。会议圆满成功。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五—三十日，由上海教育学院筹办举行了第二次全国近代汉语学术讨论会。有五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还邀请了两位日本同行参加；两位日本留学生列席。会上宣读和讨论了六十多篇论文，就近代汉语的上限与下限，《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作品的方言成分以及近代汉语的研究方法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还请了六位代表作了专题报告。这次会议对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的研究和教学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

本书是从这两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中经过认真挑选编辑而成的一部新著。这些论文的内容包括了近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以及理论、方法等各个方面。既有共时的语音、词汇、语法的横向联系的探讨，又有历时的文献语言资料和当代活语言或方言的纵向结合的研究。在具体描写语言事实的过程中，蕴藏着相应的理论框架。显示出了这个研究领域里的具有启发性、示范性的光束，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一种非常可喜的现象。

本书汇集了最近一个时期近代汉语的新的科研成果，在这个基础上，近代汉语的研究将会得到很快的发展。诚然，在近代汉语研究的进程中，还有许多重大问题等待着我们去探索，例如近代汉语的时限、资料、历史来源、发展趋向、方言分布，语音的声韵调配合模式，词类、句型、常用词和特殊词探源，作家和作品的语言风格、方言成分等问题。特别是在观点上，怎样建立近代汉语研究的理论框架，怎样运用语言的变异理论来更新旧有的观点；在方法上，怎样利用系统、定性、定量、预测、创造等新的思维方式，利用新的综合方法，即遵循辩证唯物论整体性原则，从语言的要素、层次、结构、功能、联系方式、发展趋势和外部环境等方面，进行综合、精确、立体式的研究。

现在，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近代汉语的研究，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将走上欣欣向荣迅速发展的道路。愿我们大家齐心努力，在近代汉语研究和教学实践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 近代汉语的上下限和分期问题

胡 明 扬

汉语史的分期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困难重重的 问题。首先，汉字不是一种拼音文字，不能如实地反映汉语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语音特点，而语音特点恰恰是语言史分期的一个重要依据。其次，汉语的书面语和口语长期脱节，书面语不能如实地反映汉语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语言面貌，因而汉语史的某些历史阶段不能以当时的书面语作为依据。最后，汉语各个历史阶段的断代研究还非常薄弱，可供直接利用的资料很少，所以要求严格一点的话，现在还几乎不具备给汉语史分期的条件。在目前这种条件下，勉强给汉语史分期，更多的只能是主观的判断，很难是科学的结论。因此，我们现在来谈近代汉语的上下限和分期问题只可能是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只是为了给近代汉语划一个大致范围，便于开展研究。只有对近代汉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占有了详尽的材料，才有条件给近代汉语进行科学的分期。

语言史是语言发展和变化的历史，因此首先应该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活的语言的历史，也就是口语的历史。书面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书面语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有不同于口语的历史。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可以和口语脱节。可以在一个时期内停滞不前，不反映口语的发展和变化。所以，如果书面语和口语严重脱节，语言史就只能依据口语而不能依据书面语。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可以另写书面语的历史。但是，除非书面语和口语基本一致，在任何情况下，书面语的历史总不完全等于有关语言的

历史。有悠久书面语传统的语言的情况往往如此。例如拉丁语的历史从公元前250年前后到公元前一世纪初是上古拉丁语，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一世纪初是古典拉丁语，从公元一世纪到六世纪是民间拉丁语，在这以后拉丁语的历史就结束了，开始分化为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西欧新兴的民族语言<sup>①</sup>。但是就书面语而言，一直到十六、十七世纪古典拉丁语仍然是西欧宗教界和学术界的通用语言，而在天主教会内部则一直使用到现在。显然，不能因此认为在拉丁语史中不存在民间拉丁语这一历史阶段，更不能认为古典拉丁语一直延续到十六、十七世纪，或者一直延续到现在。汉语的情况和拉丁语有相似之处。现在不少人认为两汉以后汉语的书面语就和口语开始脱节，可是基本上保留了两汉书面语特点的文言文却一直使用到二十世纪初期。在这长达一千七百多年的时间里汉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书面语的变化却不那么大。如果完全依据书面语来写汉语史，那不成了一笔糊涂账！

问题是历史研究主要还得依靠书面材料。如果有一段历史没有留下反映口语的书面材料，要重建这一段历史的确是难上加难。汉以后唐以前这一段汉语的历史就是这种情况。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反映当时的汉语实际情况的书面材料，现在只能从当时的书面语里去搜寻一些蛛丝马迹，要完全如实地再现当时的汉语的面貌看来是不可能的了。这样，既不能依据和口语脱节的书面语，而在某些情况下又不得不依赖这种书面语，这的确使人为难。所以，有人就干脆只凭书面语或现有的书面材料立论，也就可以理解了。

什么是近代汉语？这个问题本身就包含着近代汉语的上下限问题。“近代汉语”是个新名词，过去说的是“白话”，指的是历史上的白话作品，而对大多数人来说，也就是白话文学。郑振铎说是



“俗文学”，指的是同一个内容。文学史上的白话文学大致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范围，一般指的是宋元明话本，元曲，《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等。宋以前的敦煌变文、寒山拾得的白话诗等等称为早期白话文学，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则是现代白话文学。这是白话文学史的分期，共分三期，即：(1)早期白话文学(唐五代)，(2)白话文学(宋元明到五四)，(3)现代白话文学(五四以后)。白话文学史这么分期也许差不多。

现在来看看比较流行的关于“近代汉语”上下限和分期的意见。

王力写了第一部汉语史。他的汉语史分期是：

(一) 公元三世纪以前(五胡乱华以前)为上古期。

(三、四世纪为过渡阶段。)

(二) 公元四世纪到十二世纪(南宋前半)为中古期。

(十二、十三世纪为过渡阶段。)

(三) 公元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过渡阶段。)

(四) 二十世纪(五四运动以后)为现代。②

日本学者对近代汉语下了些功夫，但是并没有专门讨论分期问题。相当于“白话”的各个时期，用“中古”、“中世”、“近代”各种名称的都有。他们的分期和王力的意见比较接近。

吕叔湘是另一种意见。他认为：“把汉语的历史分为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至于现代汉语，那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③他的理由是：“现代汉语只是近代汉语的一个阶段，它的语法是近代汉语的语法，它的常用词汇是近代汉语的常用词汇，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已。”④他认为“语言的发展只有通过书面记录才得以观察”⑤，“我们发现，尽管从汉魏到隋唐都有夹杂

一些口语成分的文字，但是用当时口语做基础，而或多或少地掺杂些文言成分的作品是直到晚唐五代才开始出现的（如禅宗语录和敦煌俗文学作品），因此我们建议把近代汉语的开始定在晚唐五代即第九世纪。”<sup>⑥</sup>他还认为汉语长期言文分歧，“直到五四运动之后才重新统一起来。（为了不使问题过分复杂，姑且不把方言问题引进来。）所以，把五四时期定为现代汉语开始的时期是合理的。”<sup>⑦</sup>

就近代汉语的上下限而言，在下限问题上王力和吕叔湘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都认为下限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上限问题上他们的意见不一致，王力认为是南宋后半期，即十三世纪，吕叔湘认为是晚唐五代，即九世纪。

我们认为近代汉语的上限不晚于隋末唐初，即七世纪初，也可能更早，但是现在还缺乏足够的材料来证明这一点；下限应在《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时代以前，即十八世纪初以前，概略而言，大致在明末清初。

我们不同意近代汉语的下限定在五四运动的意见。《红楼梦》对话部分的语言实在看不出和今天的普通话有什么“本质区别”。《红楼梦》使用的语汇有一些和现在的普通话语汇不同，如“不当家花拉”现在没人说了，现在也不叫“娘”改叫“妈”了，等等。但是分期不能根据少数一般语汇的异同，否则解放前后的汉语该分属不同的历史阶段了。王力在抗战时期写了两大部语法书，一部叫《中国现代语法》，一部叫《中国语法理论》，据他自己说就是研究《红楼梦》的语言的成果，书中的例子大多引自《红楼梦》。在当时王力肯定认为《红楼梦》的语言应该归现代汉语。事实上很多人写现代汉语的语法著作都引过《红楼梦》的例子。这就是说，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红楼梦》的语言，特别是对话部分的语言，就是现代汉语。1954年王力的这两部著作重版，也并没有改名。所以我们真不明白为什么在《汉语史稿》中一下子把《红楼梦》推给近代汉语了！唯

一可能的解释是在五十年代有一种把社会政治史分期强加给各专业史和学术史的倾向，王力也就只得这么说了。

吕叔湘认为近代汉语的下限在五四时期显然并不是为了向社会政治史的分期看齐，而是因为他认为汉语长期言文分歧，到五四以后言文才一致起来，所以五四可以看作现代汉语的开始。他既然认为五四是一个分界线，那么现代汉语的上限也就是近代汉语的下限。不过吕叔湘在这里是完全从书面语来考虑的，似乎没有考虑到口语。五四运动到现在不过六十九年，经历过五四运动的人很多还健在。要说五四前后的汉语（不是书面语）有重大差异，应该分属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恐怕多数人接受不了。我们同意吕叔湘在《近代汉语读本序》中说的“汉语史的分期应该从汉语本身的发展经过着眼”<sup>⑧</sup>，而不能依据早已和汉语本身的发展过程脱节的书面语。

现在看来，《红楼梦》反映的语言究竟是近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是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近代汉语的下限和现代汉语的上限问题也就跟着都解决了。

近代汉语的上限我们认为应该包括早期白话，也要包括王梵志的白话诗那样的作品。这样就上推到了隋末唐初，因为王梵志就是隋末唐初人。近代汉语的上限是不是还可以向上推？这个问题现在还不容易回答。南北朝时期的口语情况还不清楚，也许一时也不会清楚，主要原因是反映口语情况的文献不足。吕叔湘把近代汉语的上限定在晚唐五代是因为到那个时期口语文献才多起来，在这以前只有零星的口语材料。我们的意见是只要有一定的口语材料反映出近代汉语的特点而又有后世的近代汉语材料的印证，就可以肯定这一时期已进入近代汉语阶段。这是一个“说有易说无难”的问题。如果“我你他”取代“吾尔其”可以作为近代汉语开始的重要标志之一，那么一旦出现就是出现了，不一定要追求数

量。稍后阶段大量“我你他”的出现可以证明前此出现的“我你他”不是偶然的。因此不能认为象王梵志(隋末唐初人)、寒山(唐大历贞元间人)②的白话诗数量太少就不能算数,把近代汉语的开始一直推迟到九世纪。

王力和其他不少人认为近代汉语是从公元十三世纪,也就是从宋元时代开始的。这也有一定道理。传统的白话文学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那样,从七世纪到十二世纪这一段大致相当于早期白话时期,就得另起一个名字,如早期近代汉语这一类名字。但是决不能把这一段归古代汉语。王力把从四世纪(西晋末,东晋初)到十二世纪(南宋前半)算一期,似乎不太合适。

近代汉语绵延的历史这么长,当然要分期。省事的办法是参照现有各家的分期意见分为早中晚三期:

(一) 早期近代汉语(相当于早期白话) 从隋末唐初到五代北宋

(二) 中期近代汉语(相当于早期话本时期) 宋元

(三) 晚期近代汉语(相当于后期话本时期) 元明到清初

分期多少,每一期的上下限,都需要进一步研究讨论。除此以外还有一些麻烦问题。按理,语言史的分期应该是同一基础方言的一种语言的历史分期,应该是一脉相承的,而不是把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的不同历史阶段杂凑在一起。可是我们真没办法。早期白话反映的是西北方言和北方方言。宋元评话反映的是北方方言和江南方言。从《西游记》到三《言》两《拍》又是南北方言杂揉。近代汉语的早中晚三期不是一条线下来的:从西北到华北一千多公里,从华北到江南又是一千多公里:就算西北方言和北方方言差别不大,北方话和吴语的差别可怎么说也不小。怎么能保证这些方言完全是同步发展的?怎么能保证这些方言之间的差异不反映汉语史上的时间差异?现在把这样几种不同基础方言形成的不同

时期的白话硬凑在一起算是一脉相承的三个历史阶段，这里面就没有问题？问题肯定很多。可是又没什么办法，暂时只能凑合一点。不过我们应该看到这里问题不少。所以如果在分期方面碰到一些疙瘩问题就不奇怪，另外，即使一时“处理”得还似乎比较圆满，也决不能太自以为是。

不论是确定近代汉语的上下限，还是对近代汉语进行内部分期，都应该有一定的标准。我们设想了一些标准，有语音方面的，也有语法和基本语汇方面的。当然只是初步设想，很不成熟，仅仅是引玉之砖。

(一) 语音上阴阳入对应的严整格局开始动摇，入声韵尾 -p, -t, -k 相混到消失；全浊声母的清化；-m 韵尾的消失。

(二) 语法上“的了哩/呢”的出现和全面替代旧的助词系统；“这那”替代“彼此”；“将”字句、“把”字句的出现和发展；“动+将+趋”的出现、发展和消失。

(三) 基本语汇中“我你他”(还有“们”)的出现和全面替代“吾尔其”等古汉语人称代词。

阴阳入对应的严整格局是中古音系的一大特点。入声到了《中原音韵》时代至少在北方多数地区韵尾塞音 -p, -t, -k 已经失落，是不是还有一个喉塞，或者还有独立的调类，还是象不少人认为的那样已经混同其他三声，这个问题可以继续讨论。我们关心的是严整的入声格局是什么时候开始动摇的。我们认为严整的入声系统开始动摇，全浊声母开始清化，可以作为中古音结束，近代音开始的标志。

不少人认为入声韵尾 -p, -t, -k 系统在唐代，甚至到北宋仍然十分严整。但是他们的依据是韵书，而韵书守旧，还要力求系统，往往落后于实际语音，不能不打折扣。前几年尉迟治平利用梵汉对音写成的《周、隋长安方音初探》一文认为“长安方言中山、臻两

摄入声韵为[-t]尾；咸、深两摄入声韵尾[-p]已经失落；宕、江、通、曾、梗五摄入声韵收[-k]尾，但[-k]尾不太稳定，已经开始失落”<sup>⑩</sup>。当然，对音材料要信可以信，要不信可以找出很多理由来不信。我们提到这篇文章是供参考，不是说这是定论。晚一点的材料，如邵荣芬在《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sup>⑪</sup>中就列出了-k尾字和-t尾字互代，阴声字和入声字互代的例子，还列举了浊声母字和清声母字互代，-m尾字和-n尾字互代的例子。邵荣芬很谨慎，他不敢相信部分入声韵尾已经动摇，就因为直到十四世纪周德清还在说“呼吸言语还有入声之别”。其实语音演变是渐变的，从来不是今天晚上睡下去人人都有入声，明天早上醒过来人人嘴里的人声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语言史研究也不能搞“一刀切”。事实上，说严整的入声系统开始动摇容易，有几个可靠的动摇的例子就足以证明“动摇”了。相反，要说仍然保留严整的入声系统倒非常难。所以，可以说到唐代严整的入声系统已经开始动摇，全浊声母已经开始清化，-m韵尾已经不那么稳定，这大致差不多。-m韵尾在北方话中完全消失的时间较晚，可能到十五、十六世纪还有个别字保留-m韵尾<sup>⑫</sup>。

再看“我你他”的情况。如果“我”算古已有之，“你”是“尔”的口语音，也是古已有之，那么就是一个“他”的问题。不少人对“他”的起源问题感兴趣。吕叔湘做过系统研究，认为早在魏晋六朝就有第三身代词的“他”，但是有不少人不同意，因为对所在句子的解释不同。王力则认为要晚到唐代才出现人称代词“他”。最近吕叔湘在《近代汉语指代词》一书中仍维持原来的意见，同时指出，“到了唐代，这种真正的第三身代词他字就很常见了。”<sup>⑬</sup>从系统上来看，“我你他”是一个新的人称代词系统，这个系统的形成应和“他”取得第三人称代词的身份同步。

“这”和“那”的起源也不晚于唐代。

一般人拿“之乎者也”代表文言，拿“的呢吗”代表白话，这是很有道理的。助词系统在整个汉语语法系统中的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

吕叔湘在《说底、地之辨兼及底字的由来》<sup>⑭</sup>一文中认为“的”（“地”）起源于唐代，早于唐代的《世说新语》中只有一个孤例。

“了”字据潘维桂、杨天戈的文章，虚化用法起源于唐末五代之际<sup>⑮</sup>。

“呢”据吕叔湘考证认为就是“哩”，始见于宋；而“哩”又来自“在里”，始见于唐代。王力说“呢”字初见于元曲。看来“呢”字的起源还需要论证。

“将”字句和“把”字句王力认为起自中、晚唐。事实上王梵志白话诗中就有“将”字句，如“强将脂粉搽”，“〔楷赤〕将头放”<sup>⑯</sup>。“把”字句稍晚，但也不晚于中唐。

“动+将+趋”这种用法的起源也不晚于唐代，王梵志白话诗中已有“逢头捉将去”。“将”字句和“将”的这种用法似乎和近代汉语共始终，作为近代汉语的标志很有用处。

正如日本学者说的，只有把近代汉语研究透了，才能给近代汉语进行科学的分期。现在来谈分期，总不过是一些设想，尚需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或纠正。

以下试列一表，供参考：

### 近代汉语

	早期 (7—10/11 世纪)	中期 (10/11—14 世纪)	晚期 (14—17 世纪)
-p, -t, -k	开始动摇	解体	消失
全浊声母	开始动摇	解体	消失
-m	开始动摇	动摇	逐步消失
我你他	开始出现	存在	存在

这那	开始出现	存在	存在
的	开始出现	存在	存在
了	开始出现	存在	存在
哩(在里)/呢	开始出现	存在	存在
“将”字句	开始出现	存在	逐步消失
“动+将+趋”	开始出现	存在	逐步消失
“把”字句	开始出现	存在	存在

### 附注:

- ① 参见《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四版(英文版)“拉丁语史”条。
- ② 王力《汉语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35页。
- ③ 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1985年,第1页。
- ④ 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见刘坚编著《近代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页。
- ⑤ 同前书,第1页。
- ⑥ 同前书,第2页。
- ⑦ 同前。
- ⑧ 同前书,第1页。
- ⑨ 参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四,中华书局,1980年,第1250—1264页。
- ⑩ 《语言研究》1982年第2期,第29页。
- ⑪ 《中国语文》1963年第3期,第193—217页。
- ⑫ 参见胡明扬《〈老乞大谚解〉和〈朴通事谚解〉中所见的〈通考〉对音》,《语言论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66—77页。
- ⑬ 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1985年,第9页。
- ⑭ 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51—58页。
- ⑮ 潘维桂、杨天戈《敦煌变文和〈景德传灯录〉中“了”字的用法》,《语言论集》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22—28页。
- ⑯ 刘丽川《王梵志白话诗句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



## 从“顷”字的模糊义说到 “反训”说不能成立

周 定 一

“顷”字用来表示时间，通常的意义只是顷刻，或不久以前。一般辞书上也只有这个解释。但“顷”也能表示相当长的时间，宋人著作里常见。例如：

- (1) 顷与夏人避地至淮泗，为虜所掠……苍黄别夏人，不知安往，似闻在江南为官，每念念不能释。（洪迈《夷坚丁志卷九》“太原意娘”条，中华书局，608页）

这里说的是神怪故事。这位在兵乱中自刎而死的意娘的魂，在异乡碰见“自乱离睽隔不复相闻”的亲戚杨某，对他说起自身的遭遇。从上下文看，这个“顷”字不是指最近，而是指许多年以前。

- (2) 吴人王彦光御史之子嘉宾，顷随侍入蜀，在汉川梦至一处……及寤，甚异之。次年生一子。既长，愚鲁不解事，盖来处寒陋也。嘉宾字仲贤，淳熙十二年监左藏封桩库，为同官说此。（同上，《夷坚支景卷三》“王嘉宾梦子”条，897页）

《支景》作于南宋庆元元年（见《支景》序），即公元1195，上距王嘉宾“为同官说此事”的淳熙十二年（1185）已经十年。而王嘉宾入蜀，做了那么个梦，生子，子又“长大”，当然又在淳熙十二年之前许多年。那么，洪迈这里用的“顷”字，是指几十年前的时候了。

上面说的是“顷”。此外，“顷年”、“顷者”，也都能够用来表示相当久远的过去。各举一例：

- (3) 绍兴戊午（1138），黄守韩之美重建雪堂，理坡公旧路。时